

TINTIN ET MOI

丁丁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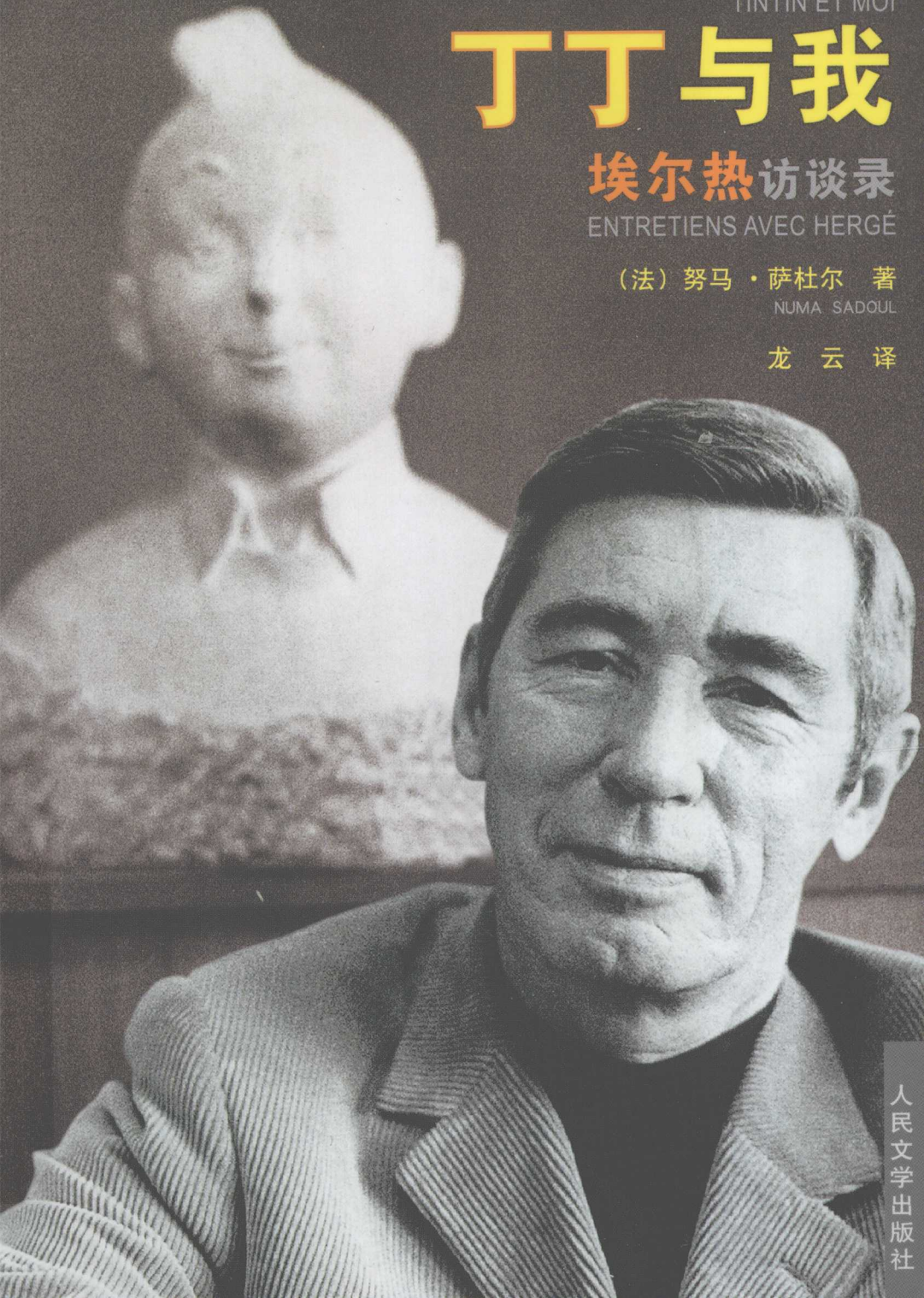
埃尔热访谈录

ENTRETIENS AVEC HERGÉ

(法) 努马·萨杜尔 著

NUMA SADOUL

龙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TINTIN ET MOI

丁丁与我

埃尔热访谈录

ENTRETIENS AVEC HERGÉ

(法) 努马·萨杜尔 著

NUMA SADOUL

龙 云 译



NUMA SADOUL
TINTIN ET MOI; ENTRETIENS AVEC HERGÉ

©EDITIONS CASTERMAN, 2000

Text translat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丁与我:埃尔热访谈录/(法)萨杜尔著;龙云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883-8

I. 丁与… II. ①萨…②龙… III. 埃尔热-访谈录
IV. K835.6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997 号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丁丁与我:埃尔热访谈录

[法]努马·萨杜尔 著

龙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6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125 插页 3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883-8

定价 19.00 元

献给西蒙娜·德洛格

向皮埃尔·阿苏里纳致意

前言

如果不通过本人的话语、感觉以及经验，我们怎么能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个人呢？

诚然，“了解你自己”很少能达到目的，但尽管如此，自我审视却依旧是惟一真正有价值的。太多的负面或正面的情绪，尤其是太多的心理投射，这将改变他人在观察一个复杂个体时的视角。

埃尔热为人谨慎，生性腼腆。一天，他不无激动地对我说，他打算接受某人的采访，这是平生第一次有人能让他产生信任，让他比平时更能畅所欲言，而此前他很少对别人袒露心声。他对此又惊奇，又高兴。

这位身手不凡的年轻人名叫努马·萨杜尔。

访谈结束之后，埃尔热仔细审阅了采访稿，也许他对自己的“侃侃而谈”感到诧异，少不了做了点文字删减，幸运的是这些删减的文字后来全都恢复了原貌。

通过他洋溢的才华和细腻的感触，努马·萨杜尔……让埃尔热本人为我们刻画了一幅最好的埃尔热肖像。值此第四版之际，让我们对他致以由衷的感谢。

法妮·洛德维尔

2000年6月26日

目 录

前言	1
“访谈”:一个故事的历史	1
埃尔热:其人其文	8
埃尔热年谱	15

访 谈 录

初逢埃尔热	35
访谈一	38
《丁丁在苏联》和盗版	50
访谈二	76
埃尔热讲述:老太太和出租车	77
埃尔热遭了愚人节的殃——第一段插曲	81
埃尔热+雅各布=“奥拉夫”,一个流产的笔名	93
阿道克船长的“粗话”	109
访谈三	114
谈本杰明·拉比耶的“丁丁”	114
埃尔热遭了愚人节的殃——第二段插曲	119
埃尔热讲述:埃德加·雅各布和木棍	132

访谈四	138
关于“埃尔热画室”广告公司	143
重新找到了奥托卡权杖	149
(推测)阿道克家族的起源	157
卡斯塔菲尔给阿道克船长取的名字	182
访谈五	187

补 编

埃尔热与萨杜尔通信选	201
话说埃尔热	216
身边人看埃尔热	230
人物画廊	235
埃尔热致丁丁的信	251

“访谈”：一个故事的历史

与埃尔热合作之前，我对他了解甚少。最多在某些场合有过一两次碰面，也没有什么下文。但你们看，在最不经意之间，事情总是那么机缘巧合……

1971年的一天，我正在布鲁塞尔为《连环画手册》搜集素材，配有“一位小采访行家”的所有装备——录音机，磁带，相机，纸张，铅笔等等。突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冒昧地去拜见一下我们亲爱的大人物，带着年轻人的无畏精神，不知天高地厚地要他接受长时间的盘问，然后再出一本访谈录，为什么不呢？

埃尔热异常友善，既认真，又好奇，他无条件地同意了我的请求，甚至还带着几分热情。

后来我才知道，我让他觉得开心，是因为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吸引了他。

我们开门见山，投入工作。从1971年10月20日到26日，我们每天都在他家或路易斯大街的工作室一起消磨很长的时光。

我们随意地聊天，没有提纲，没有保留，宛如老朋友一般；机器静静地记录着。录了连续十二个小时的对话！……

后来，1972年1月27日，我带着这些厚重的录音资料重返布鲁塞尔，想提一些最后的问题，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细节。

1975年第一版——书名为《丁丁与我，埃尔热访谈录》——

发行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更新其中的内容,因为其间《丁丁与流浪汉》已经出版。1976年5月5日,利用乔治和法妮来法国南方的机会,我们一起在我位于海滨卡涅的家中度过了一天时间,增加了一节重要的访谈内容,终于彻底(哎!)完成了一个人关于其作品的“忏悔”。就这样,1983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干脆定名为《埃尔热访谈录》。因为,习惯上来说,《丁丁与我》这一书名让读者很费解:他们通常认为“我”指的是努马·萨杜尔,而实际上当然指的是作为“我”的埃尔热。这期间,1971年第14—15期《连环画手册》发表了部分节选,后该书于1978年再次发行。

这就是此次经历的历史脉络。至于别的,也是关键的一点,我对那些美轮美奂、恍如梦境、无与伦比的时刻记忆犹新。完美和谐的时刻,彼此默契的时刻。埃尔热,一个谨言慎行的人,一个谜一般的人,他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坦诚相见。他那么投入,无话不说,几乎毫无保留,包括最隐私的问题:和日尔曼娜的分手,和法妮的邂逅,精神分析,痛苦的梦,无神论,或多或少承认与比利时右翼的来往,等等。

麻烦也随之而来。我把文章初稿寄给了埃尔热,他开始修改,噩梦也上演了:他追求完美,全部重新写过,再次推倒重来,不断地从零开始,修饰自己的观点,裁减自己的风格,花了他整整三年时间才拿出可以出版的手稿给我。除了初稿之外,我还保存着由埃尔热大幅度修改过的另外两稿,我可以证明,直到付梓之前,他还在一门心思地琢磨文字。

我这里给大家附上第二稿的一页样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大师”的批注……

不用说,这期间他多少进行了自我文字审查。那些关于“家事”的片段被删除了——乔治不希望影响自己离婚程序的进

H : Pourquoi ? Mais parce que ça me plaît, parce que, quand je travaille, je m'amuse. Tous mes "Tintin", je les ai toujours faits ^{à la hâte} pour ~~me distraire~~, pour me ~~passer le temps~~. Ce qui est vrai, c'est que je travaille actuellement à un rythme beaucoup plus lent qu'autrefois et que je prends aussi le temps de vivre... ^{Je ne suis pas à voyager, je}

S : Est-ce un besoin inconscient de fuir que vous pousse loin de votre studio ?

H : ~~Non, je n'ai pas besoin de fuir. C'est le bon, de~~
H : ~~Il y a une question : un besoin de fuir, ou un~~
beaucoup ~~est~~ ^{discours à l'endroit de l'échange} ~~avec~~ ^{accusé l'absence}...

S : Ce n'est pas pour "en vivre", comme on dit, que vous ~~travaillez~~ ^{continuez votre travail} ?

H : Eh bien ! non. Si ^{je} voulais, je pourrais m'arrêter. Et légitimement, d'ailleurs, puisque j'ai ~~passé~~ ^{atteint} l'âge de la retraite !...

S : Est-ce pour ne pas décevoir les gens, vos lecteurs, vos collaborateurs ?

Après Vei 714, le bruit a couru - un bruit de plus sur votre compte ! - que vous alliez vous retirer et vous consacrer à la décoration de votre château... ^(Quel château... Car il paraît que j'en ai un...)

H : ~~Oh, certainement, mais ce n'est pas tout... Non, il y a sans doute que je~~
~~ne suis pas content de mon travail, non, non, pour le moment, du~~
moins car, je n'ai pas d'intention de démissionner.

S : Le travail pourrait-il se faire sans vous ?

H : Sans moi ? Sincèrement, je ne le crois pas. Il y a, certes, des quantités de choses que mes collaborateurs peuvent faire sans moi et même beaucoup mieux que moi. Mais faire vivre Tintin, faire vivre Haddock, Tournesol, les Dupont et les autres, je crois que je suis seul à pouvoir le faire : Tintin (et tous les autres) c'est moi, exactement comme Flaubert disait : "Madame Bovary, c'est moi !" "Tintin", ce sont mes yeux, mes sens, mes poumons, mes tripes !... ^{ce sont des choses qui ne se font pas avec des plumes, c'est avec des tripes, c'est avec des sens}
C'est une œuvre personnelle, au même titre que l'œuvre d'un peintre ou d'un romancier : ce n'est pas une industrie ! Si d'autres reprenaient "Tintin", ils le feraient peut-être mieux, peut-être moins bien. Une chose est certaine : ils le feraient ~~différemment~~ ^{différemment} et, du coup, ce ne serait plus "Tintin" !...

S :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et je pense que vous êtes arrivé à faire admettre cela par vos lecteurs. "Tintin" n'est pas une SERIE ordinaire de Bande Dessinée : c'est une ŒUVRE qui restera liée à jamais à votre nom... Lorsque vous êtes venu à Nice, un collaborateur des éditions Castorben m'avait fait la remarque suivante : "Tintin est réellement pour Hergé l'enfant qu'il n'a pas eu"...

H : C'est possible : je l'ai élevé, protégé, nourri... ^{comme un fils à l'enfant}
~~Mais ce n'est pas tout, car il y a aussi des choses qui ne se font pas avec des plumes, c'est avec des tripes, c'est avec des sens~~

S : ~~Vous avez tout à fait raison et je pense que vous êtes arrivé à faire admettre cela par vos lecteurs. "Tintin" n'est pas une SERIE ordinaire de Bande Dessinée : c'est une ŒUVRE qui restera liée à jamais à votre nom...~~ Votre travail est-il dû à un véritable besoin ?

H : ~~Non, je n'ai pas besoin de fuir. C'est le bon, de~~
H : ~~Il y a une question : un besoin de fuir, ou un~~
adulte, ^{parce que, justement, je suis devenu plus} ~~parce que, justement, je suis devenu plus~~
à la fois ^{adulte, parce que, justement, je suis devenu plus} ~~adulte, parce que, justement, je suis devenu plus~~

展——政治层面的回答也做了润色,免得给人一个反动的埃尔热形象。另外,出版商还不忘记删繁就简,在埃尔热与宗教关系的问题上进行了修改:让人知道他不信教,这对“名人形象”可不是好事!……

因此,在征得出版商和法妮·雷米同意之后,1989年,我决定推出完整的原版《访谈录》,我们称之为“定本”。增加的部分根本不违背埃尔热的初衷:我只不过补充了最后手稿和印刷清样之间被删除的零星片段,埃尔热对这些句子毫不排斥,但最后时刻却不得不忍痛割爱,要么因为缺少地方(1975年,纸张并不富裕),要么因为出版商的压力,要么因为某些在当时看来完全在理的顾虑,但由于后来“泄漏”的各种信息,这种顾虑已经过时。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有着那么多的插曲,既好玩,又让人惊喜,非常有意思,值得在这里旧事重提。比如,每天都和工作室的成员一起喝茶,这是绕不开的一道仪式。埃尔热,鲍勃·德·摩尔,波杜安·万·敦·布朗顿,他们彼此心照不宣,一起插科打诨,玩文字游戏,耍嘴上功夫。大家尽情地开玩笑,有时候虽然并不雅观,但绝不至于说什么流言蜚语,这是最让人开心的时刻。在那里,我尤其了解到,埃尔热还专门给我发明了一句套话。我在雷吉纳·德弗日出版社出版的《一位色情作者的回忆》让他很不舒服,他从中提炼出一句话来:“淫荡如努马·萨杜尔”。这绝对是埃尔热对我的无中生有。

在第一版《访谈录》出版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在日内瓦见到了乔治,还有尼古拉·佩拉克和米什里娜·达克斯,要一起做电视节目。那天,日内瓦城里正逢反弗朗哥大游行。上镜之前,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却赶上了骚乱;去午餐的路上我们被浇成了落汤鸡,精疲力竭,痛苦不堪,警察们拿着灭

火器，直接向疯狂的人群喷射催泪气体，让我们深受其害……

为了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推出一本翔实丰富的传记，我经常往返布鲁塞尔。埃尔热对我披肝沥胆——我永远感激他——并且把工作室的钥匙给了我。在他家里，我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常常在那里驻留，静夜时分，谁也不会来打扰我这个不速之客，我独自不慌不忙地翻箱倒柜，翻阅那些最隐秘的材料，总之，就像蚂蚁一样无拘无束地干活。

就这样，我有了很多出其不意的发现。在厕所的储物柜里，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后面，我发现了一大捆原来的底版：《丁丁在苏联》的底版，不仅如此！很久以来，大家都以为这些宝贝一般的底版早已经不知去向；可以说，在我之前，谁也没想到去那堆拖把和污水旁凑热闹。

另一天晚上，在乔治办公室的私人抽屉里，我打开了他和比利时法西斯党派雷克斯运动领袖莱昂·德格勒尔的通信。其中还有埃尔热草拟的选举海报计划：该计划已经像模像样了，但他们最后很聪明，没有付诸实施。

考虑再三之后，我决定保守这个秘密：我没有攫取海报，而是小心翼翼地关上了抽屉，转向了别处……

我借此机会开始做另一件工作，与我已经展开的工作同样神圣：整理工作室的图片档案。很多个深夜，我都在整理那些底版、草图、各种卷宗，而此前这些东西几乎杂乱无章。

如果工作室以及后来的埃尔热基金会的资料多少有点井井有条，那么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其中有我的一份功劳。

首先，我希望好好地完成《访谈录》，这是“总纲”，这是后来所有埃尔热传记的参照；其次，尽可能地挖掘那些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插图，天知道该有多少！从那里，我毫不夸张地说，我

有幸开启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运动,不管是出版关于埃尔热的著作,还是建立各种俱乐部和协会,抑或是热销那些或多或少比较少见的肖像。另外,也轮到我的书被广泛“盗版”了。这大概就是“荣誉的赎金”吧!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说出来罢了,而属于罗马王政时代第二代国王努马的,我们却加到了恺撒的头上……

今天——希望在必要的时候出版完整的原稿(传记作家阿索兰提到的那一部)——,这就是最终的版本。

愿你们阅读愉快!

2000年1月



埃尔热:其人其文

让法语连环画成为一种流行的体裁,一种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独立而特殊的中间形式,埃尔热大概是第一人。还是因为他,连环画有史以来第一次加入了那些才情平庸者(他们垄断了天国,这是众所周知的)所谓的“高贵”文学,但又绝不让自己完全禁囿其中。在1921年写成的《布朗勃尔上校的沉默》一书中,安德烈·莫洛亚讲述了他的“帕德尔”第一次猎杀狮子的情景:

……还差半个小时到午夜,我听见树枝折断的声音,从一堆灌木的上方露出了狮子的脑袋。它感觉到我们的存在,朝我们这边东张西望。我瞄准了它,扣动了扳机;脑袋消失在灌木后边,但一分钟后,又重新露了出来。

第二枪:同样的效果。野兽受了惊吓,埋下头去,又再次抬起来。我屏声静气:我的各个枪支里一共可以开十六枪。第三枪:如出一辙。第四枪:毫无二致。

我很恼火,越打越糟,开了第五枪,畜牲还是把头高高扬起。

——如果你还打不准,黑人伙计对我说,我们就要被吃掉。

我深吸了一口气,仔细地瞄准,开枪。野兽应声而倒……一秒……两秒……十秒……没有再露出来。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大功告成地冲过去,黑人跟在我后边。您

猜,先生,我在那后面发现了什么……

——狮子,帕德尔。

——十六头狮子,伙计……

九年之后,在《丁丁在刚果》(第15—16页)中,埃尔热描绘了——当然更加形象——同样的经历,只不过莫洛亚的十六头狮子换成了更加可口的十五头羚羊……

说到这里,我不会再回到这个话题了,连环画的好处在于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体裁,不能与书面文学、也不能与绘画艺术或图画放到同一天平上。首先,我们得感谢埃尔热:作为欧洲的第一人——甚至在杰出的先行者圣·奥冈之上——他让连环画走出了文化的陈规,重新打造出一种表达形式,今天达到了令人欣慰的高度。在埃尔热的作品中,在他的个性发展历程中,有着两个交接点:

——1934年,《蓝莲花》出版,作者认识了张充仁,启发了他的创作潜能。在此之前,按他本人的说法,埃尔热还什么也不是。当然,张充仁也现身在作品中。

——1958年,《丁丁在西藏》出版,因为心理危机,埃尔热更加深度地进行心理探求,发掘出更多内在的资源。张充仁再一次进入故事之中,追溯第一次的幸福历程。

从《丁丁在西藏》开始,埃尔热在每一集中都深化自己的意识。《绿宝石失窃案》是一次精彩的内省,连环画已经跳出自己的界限,分崩离析,颠覆瓦解,然后更加精彩地重生。

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位迷醉的人,试图在哈哈镜中搂抱自己的投影。在《绿宝石失窃案》中,埃尔热改变了自己的动作,轻轻地触摸那静止的投影。幸好他还抓不住影子。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下文了:如果对自我了如指掌——这是显然的——,对于别

人就已经无话可说。

说到底,埃尔热的所有作品都为了惟一的目的,当涉及到“小米老鼠”的时候,人们有点讽刺地评价说:真实地发现自我,走出镜像,达到创造者加于人世间的那种貌似平衡。

应该说,这样一部作品伟大,丰富,内涵无穷。埃尔热和其他的创造者一样,通过自己的创造投射出了自己的影子,无意中让作品去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点像沃当造出了一个极其自由的齐格弗里德形象,为了通过加入人物来完成自己的大作,乔治·雷米轻松地让丁丁活灵活现,同时希望在五十年浪迹天涯的求索之后能给自己带来救药。

但并不是这么简单!要不断地战斗:与别人,与自己的孩子,与本人,与灵魂深处一心要回归到平静虚无状态的现实。埃尔热明白自己不满意的创造会带来的混乱;他与自己的影子作斗争,那些反叛的影子,那些杂乱组合而成的万花筒一样的影子。

由此就带来了创造者所特有的潜在的不平衡性。由此带来了焦虑。由此带来了救赎的渴望,这也是埃尔热世界的一个基础。

您是否曾经想过,为什么《丁丁历险记》根本上是具有质疑性的(不符合某些中伤者在匆匆浏览和下结论时的诽谤意识)?这里,我说的不是《蓝莲花》之前很小的发行量,后面作者本人也要告诉我们,他对此并没有多少成就感。不,我谈的是从《蓝莲花》开始的这一系列伟大、美丽、强势的作品,到《丁丁与流浪汉》